

望溪全集

第二函
第八冊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紀事

湯司空逸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王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

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

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

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
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已而市於眾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蹙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
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
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
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王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

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
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
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柰何君言若是王笑
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
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
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

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

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歿既歿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眾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

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淦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眾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湯潛菴先生逸事

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敘康熙時詔免田租與王本小

異而文載簡明今從蘇錄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鈞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眾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匹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被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

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

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預諭康熙

三十年十二月特諭戶部各倉儲積計足供用應將

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

預免一次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漕米自三十一

年始免一次名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

訏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

皇朝先王集外文卷六紀事四

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期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

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辯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

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特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答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瘐死由是奇衰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

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
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
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
載構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
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
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
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
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
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
是以不歿其先人所傳述也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
安溪李公極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
固難而遭遇蓋有舛有不舛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
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
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
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
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
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
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畱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

上諮及民情公對曰吏二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
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矜卹者嗣問徐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

一時大豪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
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
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
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古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汪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
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尋孥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祕世莫能詳以
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

公在位時眾多誦公既歿訃訃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
公適家居以蠟丸獻人問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
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
所委蛇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
者無多人由是眾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
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誣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
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
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
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歿

土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諉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枉尺直尋之議也夫

敘交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用志同而道合無若朱公可亭者而交期則近雍正元年公爲冢宰禮先於余是年冬語余曰

上將用我矣子尙有以開予余曰某何知公曰吾知子